

黄德金. 新常态下粮食核心区战略推进的路径思考——基于河南省农民增收与保障视角[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9): 276–280.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9.073

新常态下粮食核心区战略推进的路径思考 ——基于河南省农民增收与保障视角

黄德金^{1,2}

(1.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2.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新常态下的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战略全局。粮食核心区战略的实施,对提升国家粮食总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积极推进粮食核心区战略,确保了粮食产量“十二连增”,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采用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并以河南省为例探讨粮食核心区战略的实施效果。提出在农业生产资源约束趋紧的客观条件下,发展粮食生产必须依靠人力资源,认为做好激励、实现增收、完善保障是此中应有之义。建议要构建敬农爱农的价值认同,激励优秀农业人才干事创业;鼓励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土地流转,提高农村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推进农民增收与保障工程,解除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优化农村和农业政策环境,构筑保粮增粮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核心区;农业人力资源;农民增收;民生保障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9-0276-05

粮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粮食安全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再次提出粮食安全问题,指出到2020年,现代农业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十三五”规划建议也着重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可以说粮食安全是近年来被社会所广泛专注的一个字眼,从总书记的多次表态,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年关注,再到国家规划的着重安排,不难看出其身上所承载的沉甸甸的祈望。民以食为天,粮乃国之基,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我国粮食安

收稿日期:2016-05-27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计划(编号:152400410479)。

作者简介:黄德金(1980—),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理论及政策研究。E-mail:dejinhuang@163.com。

[2]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 经济评论, 2005(3): 39–45.

[3]高 艳.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绩效分析[J]. 金融研究, 2007(12): 242–246.

[4]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076–1107.

[5]Banerjee A V, 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2): 274–298.

[6]Clarke G R G, Xu L C, Zou H F.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J]. Ssm Electronic Journal, 2003, 72(3): 578–596.

[7]林毅夫. 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R]. 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3.

[8]许崇正, 高希武. 农村金融对增加农民收入支持状况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05(9): 173–185.

[9]温 涛, 冉光和, 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 2005(9): 30–43.

[10]杨小玲.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实证研究[J]. 经济

问题探索, 2009(12): 71–77.

[11]谭燕芝.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关系的实证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4): 50–57.

[12]余新平, 熊晶白, 熊德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6): 77–96.

[13]李明贤, 叶慧敏.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4(4): 88–97.

[14]刘玉春, 修长柏, 贾凤菊.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研究, 2016(2): 63–67.

[15]胡 俊, 许正松. 农村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与农民收入——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研究[J]. 企业经济, 2015(11): 188–192.

[16]朱湖根, 万伦来, 金 炎. 中国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12): 28–34.

[17]杜 婕, 霍 焰.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冲击[J]. 经济问题, 2013(3): 97–102.

[18]段成荣, 杨 舸.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08, 32(5): 15–25.

[19]赵进文. 面板数据建模理论的去、现在与未来[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9): 149–160.

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1 粮食安全及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形势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96年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的、安全的、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2]。粮食安全包括“量”与“质”的双重内涵,“量”强调的是粮食供给数量,保障人的基本需求,即能够吃得饱;“质”则强调粮食的品质和安全性,即能够吃饱吃好^[3]。将此定义进一步延伸来看,主要应该包括保障粮食及其加工食品的供应数量充足,价格合理,以及具备抵御包括自然灾害风险、战争封锁风险、粮食结构失衡风险和大范围战略决策失误在内的各种风险的能力。

管仲曰:“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东汉王充在探究一国兴衰之根源时说过:“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也曾断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食物之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为人类机体的存活提供着必要的能量供给,没有了食物,人类一切正常的生命活动都无从谈起。从有记载的历史上来看,中国共经历过13次大的饥荒,有9次单次饿死人数超过100万人,而其中就有6次引发了政治动荡和内乱,足可见保证粮食安全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在《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2013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粮食安全指数在全球107个国家中排名第42位,排名并不靠前。另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2014年,我国每年平均有36.67万hm²以上可耕地被城市吞噬^[4]。可以说当前我国耕地资源面积日益萎缩、质量退化明显,加之优质农业人力资源日益稀缺,自然环境条件复杂多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等各类粮食生产资源的约束趋紧,导致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至2014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左右,农产品总体自给率已经降至70%左右,其中大豆、牛肉、奶粉等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对进口依赖严重。资料显示,当前我国国内粮食有效供应不足的趋势日渐明显,粮食调出地区和调出量双减。原先14个粮食调出省现在仅有河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湖南省6个省区,原先9个粮食产销平衡地区,现在仅剩3个,沿海的粮食调入省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等粮食自给率已下降至30%~40%。随着差异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的“南粮北调”格局已明显变成了“北粮南调”的生产格局,粮食生产的重心不断北进西移,粮食主产区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任务^[5]。2011年开始,全球粮价在国际四大跨国粮商——美国ADM、美国Bunge、美国G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联合操纵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国际范围内的上涨。这四大粮商几乎控制了全球将近80%的粮食交易量,对国际粮食价格有绝对的定价权^[6]。国内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国际粮价不可控性增强,粮食进口风险持续上升,这就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2 粮食核心区战略的提出及在河南省的推进成效

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充分认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粮食安全作了重大战略部署,2008年11月13日,国务院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明确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平高和粮食调出量大的核心产区”。2009年11月3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8—2020)》。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陆续成为了国家的粮食生产核心区^[7]。按照规划,我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包括13个粮食主产区和11个非主产区的产粮大县800个,耕地面积为5718.4万hm²,占全国的46.9%,粮食产量为3288.5亿kg,占全国的66.4%。两个规划的实施,对我国粮食产量实现稳步增长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至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二连增”,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2143.5万t,比2014年增加1440.8万t,增长2.4%。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连续多年稳定在0.55万亿kg水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地处中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农业产业历史悠久,历来被誉为中国的粮仓。面对发展粮食生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艰巨任务,河南省高瞻远瞩,勇挑重担,2008年制定了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并上报北京。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印发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的通知》,标志着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获得国家批准并正式启动。2010年,河南省以政府公报形式正式印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规划(2008—2020年)的通知》,指出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农业大省、第一粮食生产大省,建设河南粮食核心区,是国家粮食战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良好实现机遇。明确了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分布在除豫西山区以外的所有地区,包括黄淮平原、山前平原和南阳盆地,覆盖全省95个县(市),总体上要通过水利骨干工程建设、基本农田建设、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等八大体系建设,全面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农业机械化、粮食流通体系建设等17个项目的建设来具体落实。近年来,在粮食生产资源约束趋紧、自然气候条件多变的大环境下,河南省狠抓粮食核心区战略的实施,粮食产量连上台阶(表1),2015年河南省实现粮食产量606.71亿kg,比2014年增产29.48亿kg,同比增长5.1%,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二连增”,连续5年总产量超过550.00亿kg,并历史性地突破600.00亿kg大关,连续多年保证外调粮食及其制品200多亿kg,可谓粮食核心区战略推进效果良好。

3 粮食生产要依靠人力资源完善保障措施实现增收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任务不断增多,河南省又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推进的重大机遇期。既要保障耕地面积,促进粮食增产,又要确保经济增长,促进“三化”协调,使得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剧,耕地保护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农业

表 1 河南省粮食总产量变化情况

年份	总产量(亿 kg)	增产(亿 kg)	增幅(%)
2008	536.50	12.50	2.4
2009	538.90	2.40	0.5
2010	543.70	4.80	0.9
2011	554.25	10.55	1.9
2012	563.86	9.61	1.7
2013	571.37	7.51	1.3
2014	527.23	5.86	1.0
2015	606.71	29.48	5.1

注: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表 2、表 3 同。

和粮食生产在中原经济区的定位中居于首位,继续保粮成为河南省的头等大事。2013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使郑州成为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从粮食核心区到中原经济区,再到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5 年里针对河南省连续出台的三大国家战略虽各有侧重,但其基础均绕不开河南省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牺牲农业和粮食是河南发展应该牢牢把握和始终坚持的原则和底线^[8]。就目前情况来看,河南省后备土地资源有限、耕地补充成本增加、原粮食用地占优补劣风险加大等问题直接威胁到耕地数量及单位耕地的生产能力,进而影响到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寻求增量土地已然已越来越困难的前提下,我们只有向人才、向科技要效益,向现有耕地要单产,即从以往依靠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转换到依靠提高单位土地粮食出产率上来。粮食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必须依靠良好的人才资源来实现。因为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因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人力资源已然成为推进发展的第一资源。早在粮食核心区战略实施之初,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就曾强调“要善于培育人才,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力争培养出更多的“小麦之父”、“玉米之父”,使河南成为科技之星成长的沃土、科技人才创业的热土、科研人员安居的乐土。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被农民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生产力^[9],走科技兴农、人才兴粮之路,只有充分做好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才能为实现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战略目标提供更好的支撑。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在人们眼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人们对农业、农民、农村的认同度和重视度不够,导致很多优秀的农业人力资源尤其是有知识、有体力的青年农民流失严重;由于政策和配套服务不到位,缺少必要的科学服务和指导,致使农村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无序化明显,人力资源利用率不高,土地规模经营效益不够;增粮不增收现象仍然存在,广大农村的教育、交通、环境、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依然突出,导致农业和农村留不住人才的状况越发明显;粮食生产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激励作用不明显,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高。因此有必要在广大农村构建敬农爱农的价值认同,鼓励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土地流转,推进农民增收与民生保障工程,优化农村和农业政策环境,以激发粮食核心区人力资源干事创业的潜能,从而构筑起保粮增粮的长效机制。

3.1 构建敬农爱农的价值认同,激励优秀农业人才干事创业

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是实现河南省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其战略重点是使耕地保护由数量管控向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转变,从根本上确保粮食产量。其发展目标就在于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农业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共赢的崛起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与干事氛围,建立广泛的敬农爱农的社会价值认同,以激励优秀农业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可谓是不可或缺。

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积极的认识对于促进实践开展的意义自不必说。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群众接触新鲜事物的渠道和能力有限,客观上造成农民思想观念比较固化、僵化;而且由于受地理、家族、居住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广大农民中,“羊群效应”十分明显。鉴于此,要在广大农村社会范围内重视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在围绕农业干事创业的氛围营造上,以粮食生产责任重大、农村创业大有可为、农业生产与经营者光荣等新口号、新观念影响和引领农村群众,在广大农村形成一种重视粮食生产、重视农民创业、重视农业发展机会的浓厚氛围。可以通过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多种媒体渠道,树立农业创业典型,宣传产粮大户典型,用一个个身边的、鲜活的榜样人物,帮助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开阔眼界、拓展思维,破除农村中旧有的小富即安、循规守常的陈旧思想,破除农村旧有的农民社会地位低、操持农业没出息等陈腐观念,建立充分尊重农民职业的价值认同。从而让更多有能力、有抱负的青年农民敢于站出来,成为敢想、敢为、愿闯、愿为的农业生力军,勇挑带动发展粮食生产的重担。

3.2 鼓励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土地流转,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河南省 2014 年总人口为 10 601.00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7 466.43 万,占比超过 7 成。从人口流动来看,2010 年外出人口占全省户籍人口的 18.5%,2013 年则已超过 20.0%,人口流动趋势不断增强。从工资性收入的变化趋势上看,河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人均总收入中占比逐年增加(表 2),工资性收入连续多年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拉动因素。

表 2 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情况

年份	人均纯收入(元)	同比增长(%)	扣除价格因素实增(%)	工资性收入(元)	工资性收入比例(%)
2007	3 852	18.12	12.2	1 268	32.9
2008	4 454	15.63	7.2	1 500	33.6
2009	4 804	7.86	7.5	1 620	33.7
2010	5 524	15.00	11.0	1 944	35.2
2011	6 604	19.55	12.7	2 524	38.2
2012	7 525	13.94	11.3	2 989	39.7
2013	8 475	12.62	9.5	3 581	42.3

“劳务经济”发展对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劳务输出为耕地的集中经营、提升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效益提供了可能。据统计,河南省每个农业劳动力经营土地不足 0.33 hm²,而 1 个纯种粮的劳动力经营 2.67 hm² 左右的耕地收益才能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的收入水平基本相当。这种小而分散的土地经营状况严重制约了种粮效益的提升,也造成了种粮产业与其他产业在创收

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兼业化趋势强化^[10]。从规模经营、科学耕种、提升种粮专业化水平角度出发,要鼓励农村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流动,让一部分有意愿进城创业、务工的人员通过土地合理流转,暂时离开农业生产领域。让土地逐步向有种粮意愿的种粮能手、粮食合作组织、粮食经营企业集聚,实现粮食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的优势,同时也能进一步优化农业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用。因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自助创业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工作,引导农村人力资源合理“流动”起来。真正做到消除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门槛,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创业保障体系,让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流动,使他们的创业愿望得到充分尊重,创业热情得到充分释放,创业潜能得到充分激发^[11]。

3.3 推进农民增收与保障工程,解除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

当前促进粮农增收面临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的高成本与低收益并存,高投入与高约束并存,高风险与强惯性并存等诸多方面^[12]。种粮不如种经济作物卖钱多,种地不如外出打工收入稳,务农不如进城经商发财快,农村不如城镇生活条件好——正因为农民种粮机会成本不断上升,比较收益不断下降,难以持续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导致农村留住人、土地拴不住人的现象越发严峻。

近年来,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实现了多年连续增长(表3),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万元大关,达到了历史性的10 853元。

表3 河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情况比较

年份	农村居民收入(元)	城镇居民收入(元)	绝对差(元)	相对差(倍)
2007	3 852	11 477	7 625	2.98
2008	4 454	13 231	8 777	2.97
2009	4 804	14 372	9 565	2.99
2010	5 524	15 930	10 406	2.88
2011	6 604	19 195	12 591	2.76
2012	7 525	20 443	12 918	2.72
2013	8 475	22 398	13 923	2.64
2014	9 416	24 391	14 975	2.59
2015	10 853	25 576	14 723	2.36

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相对差呈下降趋势(图1),但绝对差仍大体呈上升趋势(图2),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仍比较明显。农民也是斯密所谓的经济人,自然摆脱不了为追求幸福生活而逐利的一面,以事业心对农民进行激励固然有效,但必定不如以幸福的生活进行激励来得快些。正如韦伯所说,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这种人为了发展事业而存在,而不是事业为了人的生活而存在的生活,非常不合常理^[13]。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定要推进农村民生保障工程建设,解决好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做好这项工作,一是要解决地方政府的蛋糕如何做得足够大的问题,二是要解决蛋糕如何切分的问题。

粮食核心区地方政府要将蛋糕做大,无非有两个途径。一是要靠自我发展和积累,开源节流。可以通过发展粮食深加工以提升粮食产业的附加值,开发特色农业旅游项目以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和地方政府财政增收等。二是应探索建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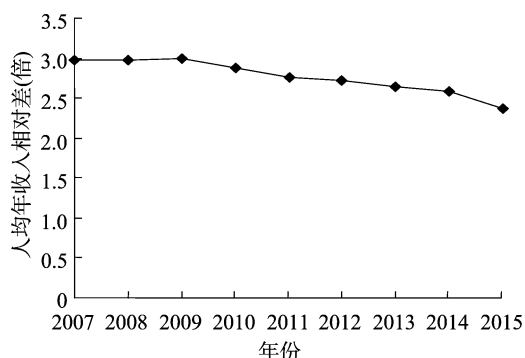


图1 河南省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相对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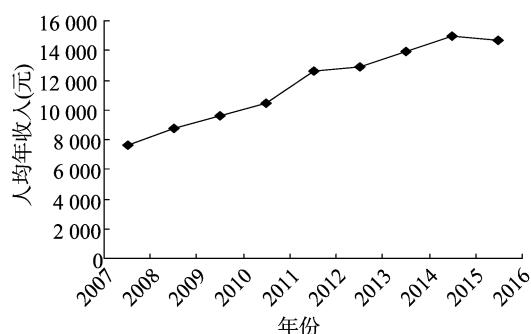


图2 河南省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绝对差

家和省级层面的针对粮食核心区的地区间利益补偿机制或横向援助机制,帮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克服财政性收支不平衡的普遍困难。核心区各区县大多是粮食大县、人口大县,同时又多为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以驻马店市为例,该市粮食综合产量约占全省的1/8,其所属9个县中就有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1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由于财政收入渠道有限,导致该市70%以上的财政支出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高产穷县的突出问题,使政府有心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和补贴却往往感到力不从心。粮食核心区在保障粮食供应、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净化空气、保护生态方面作出了双重的贡献,也付出了放弃发展其他产业的巨大机会成本。因此,要建立粮食调入区补偿粮食调出区的利益回补机制,通过资金补助、对口支援等形式,对粮食核心区在保粮、保生态方面的投入,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或机会成本进行相应补偿。这既是国家主体功能区配套扶持政策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对粮食核心区农民的人文关怀,有助于各粮食产区政府解决蛋糕如何做大的问题。

在利益分配上,要对粮食核心区农民适当倾斜,切实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海南三亚市时表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著名论断的最朴素解读。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用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切实提高以及城乡收入差别是否得到有效控制。2014年,河南省对粮农发放粮食直补等150亿元,奖励产粮大县40.6亿元,通过各种方式使120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短期来看,发放粮食直补、对粮食主产区进行直接奖励等形式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但相应的补贴要以粮食实际耕种面积为依据进行发放,或在粮食收购价格上进行补贴,

以确保对粮食耕种面积和单位产出的直接激励,杜绝土地承包后的弃耕、撂荒或擅自更改用途的现象发生。

另外,要在粮食核心区民生保障方面增加建设和投入,缩小其与周边城镇在交通、环境、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实际差距。2016年2月22日,河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实施意见》,凸显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三农”工作发展理念,提出要坚持共享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粮食核心区民生保障水平,对于解除农民种粮的后顾之忧、激发粮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留住优秀农业人才是大有裨益的。因此,要下大气力不断促进粮食核心区农村交通状况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医疗条件提升、教育服务完善、文化生活丰富,提升当地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大家共享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成果,以此凝聚人心,留住人才,提升干劲,为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加持续而有效的支撑。

3.4 优化农村和农业政策环境,构筑保粮增粮的长效机制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面临着多重任务,面对如何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在制度一侧进行优化,不断改造粮食核心区建设的政策与机制环境,从而构建起保粮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一要强化粮食核心区耕地保护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落实主体责任。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大坝,保护耕地就是保住老百姓的饭碗,坚守耕地红线就是守住13亿人的口粮底线。要将耕地保护、粮食生产情况全面纳入各地方政府及主要负责领导的绩效考核;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监督地方政府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立耕地保护金制度,提高耕地占用成本,降低建设占用耕地的冲动。

二要建立鼓励粮食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如实施粮食收购保护价,鼓励粮食粗加工和深加工,依托经营管理和科技创新提升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增加粮农的收入;鼓励粮食核心区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创建绿色粮食品牌,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数量安全前提下,积极向农民宣传绿色、环保、生态理念,推动粮食生产向数量、质量、生态安全并重发展。

三要进一步创新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补贴办法。现有粮食直补政策一般是按照耕地面积进行补贴,与农户单产高低无关,与其总产量和出售商品粮的数量也未有效挂钩,仅对耕地承包者来说有些许心理安慰,其实施效果很难促进农民积极提升单产和总产,也未能有效防止个别地块撂荒现象。新办法应与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直接进行挂钩,对保证粮食耕种面积、抓好粮食生产的地区和种粮大户进行直接奖励,切实提高相关主体的产粮积极性。

四要鼓励农民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建立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基础政权组织、种粮大户领办或协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要增加对农民种粮合作组织的项目补贴,并引导其与相应的大型加工、产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提高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水平,提升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从而提升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

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核心区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保粮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其中河南省粮食核心区的建设功不可没。但也要认识到目前粮食生产依然面临诸多瓶颈,主要表现为土地等资源承载能力弱,自然气候条件失衡导致区域性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造成农民种粮积极性弱,粮食生产的人力资源储备不足等。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要素规模驱动能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质量和利用效率。上述瓶颈问题必然要依托农业人力资源开发进行破解,这也是当今多数国家或地区重视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持续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因所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加快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未来,重视粮食核心区农业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做好激励,实现增收、完善保障来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保粮增粮,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这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如期全面实现小康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J]. 农业机械, 2009(4): 49—56.
- [2] 扈 映, 龚银烈. 开放的粮食安全观视角下玉米进口策略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1): 54—58, 68.
- [3] 侯石安, 赵和楠. 中国粮食安全与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1): 143—151.
- [4] 李立辉, 曾福生. 新常态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及路径选择——基于日本、韩国的经验和启示[J]. 世界农业, 2016(1): 75—78.
- [5] 姚成胜, 黄 琳, 吕 晔. 中国中部地区粮食安全水平及其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评价[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12(6): 149—154.
- [6] 汪来喜, 赵金霞.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我国粮食安全思考[J]. 农业经济, 2016(1): 3—5.
- [7] 王 晶, 杨宏恩, 张志明, 等. 工业化与粮食产量的关系研究: 兼论粮食核心区推进工业化的依据[J]. 管理评论, 2015, 27(8): 47—55.
- [8] 鲁 玉. 河南省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2, 20(10): 89—91.
- [9] 相天东. 基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河南省农民科学素养实证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2, 20(3): 103—106.
- [10] 蔡世忠, 孔 琳. 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与对策[J]. 河南农业科学, 2009(9): 209—211.
- [11] 徐光春. 把中原粮仓打造成丰厚殷实的美好家园——在粮食危机与粮食核心区建设高峰论坛上的演讲[N]. 东方今报, 2008—09—29(26).
- [12] 崔闻天, 李铜山. 浅论河南科学谋划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战略[J]. 市场周刊, 2015(7): 5—6.
- [13]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4.